



家庭图书馆

JIA TING TU SHU GUAN

经典  
名著

JingDianMingZhu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名作家 大视角 好作品

MINGZUOJIA

DASHIJIAO

HAOZUOPIN

二十世纪的历史长镜头 百年社会变革的窗口

妻妾成群



  
家庭图书馆  
JIATINGTUSHUGUAN

经典  
名著

JingDianMingZhu

现代文艺出版社

名作家 大视角 好作品  
MINGZUOJIA DASHIJIAO HAOZUOPIN

二十世纪的历史长镜头 百年社会变革的窗口



成群



## 出版说明

新时期以来的文坛十年，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一些作品，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着争议。这是一种正常、自然的现象。不同意见的争鸣，是创作发展的一股推动力。为了进一步活跃创作和评论，也为了给文学研究和教学提供较为完整的有关资料，我们组织选编了这套争鸣作品丛书。我们已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的大批争鸣作品中，精选出中篇小说集五部、短篇小说集两部。从一九八五年开始，我们每年从中、短篇小说中选编一部或两部争鸣作品集。这些选集已陆续出版。现在又精选了一九九〇年争鸣作品集一部，奉献给读者。这部选集仍按作品发表的时序编排，每篇作品都附上了一至二篇有代表性的争鸣文章，以便对其中所选作品争论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时代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白纸船.....	张 波( 1 )
小船儿轻轻	
——《白纸船》读后感 .....	崔道怡 ( 48 )
白纸船驶向哪里? .....	方 惠 ( 53 )
大 鸟 .....	吴若增 ( 56 )
一只大鸟一出梦	
——读《大鸟》有感 .....	原 林 ( 96 )
评《大鸟》 .....	宋 强 (101)
过街雨掉钢 镚儿 .....	航 鹰 (106)
荒诞: 不必给予太多的青睐 .....	雍文华 (133)
调侃, 一点也不轻松 .....	云 德 (138)
红 鞋 .....	唐 栋 (141)
“文革”悲剧的艺术写照	
——评中篇小说《红鞋》 .....	魏 平 (221)
寻找典型化的联结点	
——中篇小说《红鞋》简析 .....	赵凤山 (225)
乡村情感.....	张 宇 (229)
人间自有真情在	
——评中篇小说《乡村情感》 .....	罗守让 (279)
乡村情感与中国文化	

——评《乡村情感》 .....	牛五秋 (282)
妻妾成群 .....	苏童 (287)
一群卑琐灵魂悲惨命运的启示 .....	盛雷 (338)
妻妾的悲哀与女性的解放	
——《妻妾成群》漫议 .....	秋野 (342)
第七十三行 .....	常征 (348)
必须扼止这类行当	
——评常征的中篇小说《第七十三行》	
.....	天山雪 (418)
一个性格复杂的“捉刀”	
——评中篇小说《第七十三行》 .....	吕艺 (424)
香与香 .....	乔典运 (431)
人生世相尽淋漓	
——评短篇小说《香与香》 .....	艾斐 (457)
短篇小说《香与香》的缺陷 .....	司马汤汤 (461)

# 白 纸 船

张 波

—

上等兵杨扬站在由清一色的女兵组成的队列里的时候，是打过上班铃声不久的事。队列并不雄壮，话务分队统共三十多名女兵，上机值勤的除外，余下的都在这里了。奇怪的倒是队形，连长的口令是“面向我成一列横队”，这下子三十几个女兵便扯成了长长的一条线，与站在队列正前方的连长构成了一个别扭的扁三角形，这当然是不太符合队列条令的。不过这是当官的事，连长让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懂得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成为一名好兵，杨扬想。

杨扬抬头看了看天色，天空并非像纸上写出的那样瓦蓝瓦蓝的。活到十八岁，杨扬还没见过瓦蓝瓦蓝的天空呢。杨扬看见的天空是一种灰蒙蒙的颜色，先甭管它是不是污染的，反正人都在这种颜色下活着。今天仍然是这般，太阳刚刚高出营房围墙一点，但已是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它是圆的方的还是三角的了。还真叫他给说中了，杨扬想起了衣兜里的那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的是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今天早上下雨了，但是太阳还在天上呢。”杨扬看了这笔迹便知道是他写的，字体七扭八歪。要是他那时就在面前，杨扬得告诉他给女孩子写条子之前得先

把字好好练练，另外也别一劲儿地故作深刻，谁不知道谁啊？要说这纸条唯一使杨扬费琢磨的，倒是那家伙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鬼神不知地把纸条放进了她的衣兜。

“不要东张西望！”

杨扬听到连长吼了一声，便意识到连长吼的肯定是自己。她向连长嗔怪地看了一眼，她知道直接了当的力量。果然她看到连长把头扭向别处了，杨扬暗暗觉得挺好笑。

有几个男兵从楼上的窗口探出身来，朝这边比比划划的。话务分队全体女兵单独戳在院子里，好像是一件不太多得的事，这使得男兵们有了一个幸灾乐祸的机会。队列隐隐骚动起来，有人连声地咳嗽，还有人用脚掌在水泥地上蹭一种难听的动静，女兵们用各种方式发泄着连长把自己变为展览品的不满。杨扬眯起眼睛，她看到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窗口那里闪了一下就不见了。杨扬暗暗咬了咬牙，好啊，还太阳啊下雨的抒情呢，这会就看起来笑话了，家伙你等着。

“立正。”连长猛地发出口令。女兵队列便“通”地一声立正了。一名女军官正匆匆向这边走过来，连长跑上前向她报告说：“教导员同志，三连话务分队集合完毕，请指示。”政治教导员范少珍站在了连长刚才站过的位置上。她脸上一如平日那般没有笑容，使人看上去便不由自主地也随之严肃起来。范少珍的军容永远严整得让人无法挑剔，即便是此时，她也穿着很合体的夏季短袖制服，肩上佩戴着两行两星夏季软肩章，这是整个通信总站女军官中的最高军衔。相比之下，穿着清一色白衬衣的女战士们显得太随便了一点，尽管穿自己购买的白色衬衣也是部队允许的。

“今天……”范少珍一张口，女兵队列又一次立正了。范少珍还了礼，“请稍息。今天我来抽查一下你们的军容风纪和个人

卫生……”话音刚落，女兵们不由偷偷交换着不解的目光，一上班就被命令站在这儿难道就是为了这事吗？但是还不容她们细想，范少珍和连长已经从排头向后面检查下来了。杨扬觉得，教导员检查得并不认真，甚至有点应付差事似的，两眼把一个女兵上下溜一下就过去了。正庆幸，教导员已经站在了她的面前。

范少珍看到杨扬，目光一闪，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杨扬。”

“杨扬……？”范少珍有点绕口地重复着。

“是。杨树的杨和飘扬的扬。”杨扬说。

范少珍没再说什么，上上下下把杨扬打量着。杨扬挺起胸，昂着头，她自信自己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不符合规定的。她的目光同范少珍的目光相撞了，她觉得这位女中校的眼睛本来是很美丽的，只是眸子里多了点冷峻少了点温情。她看到教导员面颊有些苍白，但白得不过分，就像一块细腻的玉石。她还看到教导员嘴角附近有着浅浅的酒窝。可惜从没看见她笑过，不然笑起来她一定很漂亮，杨扬想。

范少珍突然对连长说：“你发现没有？你的女战士的白衬衣没有一件是相同的。”

连长一怔，迅速向女兵们看看，说：“这我还真没注意。是不太一样。”

杨扬也偷偷向两边看看，脑子里回忆着大伙儿白衬衣的样式，心想要是一样那还买它干啥呢？

“伸出手。”范少珍对杨扬说。

杨扬毫不犹豫地伸出双手。这是一双无可挑剔的手，肤色红润，大小适中，十指修长，每一只指甲都修剪得整整齐齐。杨扬不由把教导员的手同自己的手暗暗比较了一下，教导员的手



太大了一点，有些生硬，青色的血管从皮下突出出来。有这种手的女人一般说来都挺凶的。

“你指甲上涂了什么？”范少珍问道。

杨扬的脸红了。她没想到到底还是让教导员找出了一点毛病。“是，指甲油。但这是无色的呀。”说着，她求援似地看看连长。

连长一脸的公事公办。

“有色无色都是指甲油。刮掉它。”范少珍冷冷地说。

“现在……？”杨扬有些吃惊。

“现在。给。”范少珍递过一串钥匙，上面有一把小刀。“连长，其他人解散。杨扬留下。”

“是。”连长答应着，对其他女兵喊道：“解散，”

队伍散去了。杨扬低着头用小刀一下下刮着指甲。小刀刮在指甲上，发出嘶嘶啦啦的微响，随着这响声，一些亮莹莹的碎末纷纷掉在地上。杨扬不敢抬头，唯恐让对面站着的教导员看到她眼中噙着的泪水。院子里静极了，杨扬低着头也能感受到四面八方正有许多目光射来，她恨不能让地上立刻裂开一条大缝儿，让自己和这个该死的永远不会笑的教导员一块掉下去。她看到地上连长的双脚在不安地动作着，这使她能想像出连长此刻一定是一副无计可施的表情，她感到心里好受了一点。然后她就看到教导员的双脚，它们钉子似地钉在地上，一动不动。一双普通极了的灰色塑料凉鞋里是一双同那双手一样生硬的脚。哈，教导员竟然没穿袜子！杨扬“噗哧”的一声笑起来。

“你笑什么？”范少珍有点莫名其妙。

杨扬低着头憋住了笑，肩头却还耸动着。

“刮指甲很好笑吗？”范少珍说着看看连长。连长也不解地摇摇头。

这时，杨扬蓦地听到身背后的楼上男兵们响亮无比的一个齐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头……”虽然是合唱，杨扬却依然听出了其中那家伙声嘶力竭的嗓子。

范少珍回头向楼上看了一眼，有点恼火地问连长：“这是干什么？”

连长表情尴尬地笑笑，冲着楼上大吼道：“都给我闭嘴！”

楼上顿时安静了。杨扬却终于憋不住了，她“咯咯”地笑起来，笑得很亮笑了很久。

## 二

政治委员连军的电话是早上打来的。那时范少珍已走到门口，正待出去随哪个出操的连队跑几步。听到电话铃声，她不得不重又返回来。她拿起话筒，听见里面传出一声：“早上好，范教……”她心里顿时一阵发紧，整个通信总站，只有政委连军这么称呼她——“范教”。下级叫她“教导员”，老同志叫她“小范”，甚至有些没大没小的男军官也没脸没皮地叫她“少珍”，她都可以轻松地答应。只有这个“范教”每次都使她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滋味。她顿了一下，平静地说：“你好。政委有事吗？”

她听到对方迟疑了一下，接着便用一种完全是交待工作的口吻说军区俱乐部告了他们一状，说每逢放电影时总有一些女兵没票还要进去，拦了她们一次，第二天俱乐部的电话就全都不通了。不用说，这些女兵肯定是你们那个营的，你们离军区最近嘛。

范少珍说：“好。我查一查，然后向你汇报。还有事吗？”

“嗯？……没有了。”

“再见。”范少珍说完放下电话，人也随着坐在了床上，慢慢取下头上的军帽，随手扔在一边，刚才那股子要出去跑一圈的兴致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顺着电话线全部溜到线路那一头去了似的。

范少珍坐在床上下意识地打量着自己的小屋。窗外，正响起出操的号声，静谧的清晨顿时有了生气。远处，传来士兵们整齐的口号“一二三四”，伴着跑步的足音，仿佛一下下撼动着这屋子，窗玻璃都跟着发出震颤。三十五岁了，范少珍还是孑然一身。作为“单身汉”，能分到这套两室一厅在全通信总站是绝无仅有的。听说在分房会议上，政治委员连军力排众议，坚持把这套两室一厅分给了她。可事实上，她所占据的仅仅是一间房，严格地说那另外一间房和门厅都空空荡荡，她只是为它们交房租罢了，除了几件部队配置的桌椅书架床凳，她没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家具。在她的全部家当中，体积最大的一件是放在床头上的那个大玩具狗熊，毛绒绒的足有半人高，永远傻乎乎地瞪着眼睛。这狗熊同时也是她所有家当中最值钱的一件，百十块钱买的呢。

范少珍侧身歪倒在床上，顺手搂过那只玩具狗熊。她感到那些绒毛在她脸上慢慢蠕动着，一阵阵轻柔的温暖从她的皮肤上渗透进血液里一直传导到她的全身。范少珍抬起手，从枕头下摸出一包烟和一个精致的打火机来，就在“叭”地一声将香烟燃着的同时，范少珍不由苦笑了一下——倘若战士们知道了他们的女教导员居然还摆弄玩具狗熊甚至还吸烟，那还不知会怎样大吃一惊呢。这消息保准用不了两个小时便会传遍全总站，她能想像出那些平时见面叫她“小范”和“少珍”的军官们会是怎样目瞪口呆继而痛心疾首无不遗憾。香烟缓缓燃烧着，烟柱袅袅上升，渐渐散开去，屋内充满了香烟的那种说不清好闻，

还是不好闻的味道。范少珍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看着圆柱形的烟灰，食指轻磕，把它弹到床头柜上的一只白纸折成的小船里。她没有烟灰缸，但桌上却永远有一些小纸船，那是她没事儿时精心折叠的。她有时看着它们会想，要是人家看见，也只会以为这位三十五岁未婚的女政治教导员童心未泯罢了。

范少珍缓缓地将一口烟喷了出去，烟雾缭绕着在她面前制造出一个模模糊糊的现像，她已经抽得很老练，一点也不比那些自我炫耀为“烟枪”的男性军官们逊色。她记不得自己陷入这样一种生活中已多久了，倒退十六年，范少珍还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女军官呢，全军话务红旗分队的分队长。那时，属于一切女孩子的美丽的东西她都曾有过的。有个诗人说，十九岁是个什么年龄呢？就是连做梦都在唱歌的年龄。那时她觉得每天都过得挺充实，一天到晚脑袋瓜儿不肯闲着，又好像一天到晚什么也不想。浑身都是过剩的精力，手脚每一分钟都想动，当然还有嘴。人家说当了话务员的人随便说句什么都好听，哪怕你偶尔来一句“他妈的”呢，保险也比别人骂的韵味十足悠扬动听。“小范儿，把这儿清扫一下。”戴眼镜的老政委指着会议室满地烟头瓜子皮说道。“噢。”范少珍答应一声便向外跑，没一会儿端来一盆水，满屋子泼洒起来，一不小心，泼的水溅到了老政委的脚下，范少珍停住手，脸一红，却听见俞政委笑着说：“你这个小鬼，期负我老头嘛，你怎么不敢泼你的顶头上司连长，单单泼到我身上？”范少珍一怔，说了句“泼就泼”，“哗”地一下把一捧水泼向连长。连长看看老政委再看看范少珍，哭笑不得地说：“真他妈的……”范少珍“咯咯”地笑得喘不上气来，然后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他妈的。”说完自己也感到挺吃惊，怎么一个女孩子说出这种话来了？这时却听见满屋哄堂大笑，老政委一声赞叹：“好！小范女丈夫！”

白纸船里的烟灰渐渐满了，这使它更像一只满载着货物的帆船。倘若桌面就是大海，那么这只白纸船应该深深地吃进水里去。许多的白纸船散乱地停泊在港湾里，无形的桅杆密如树林，无形的旗帜猎猎飘扬。范少珍欠起身米，注视着她的船队。她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火亮频频闪动，每吸一口，她便将烟灰磕在一只白纸船里。不大功夫，所有的白纸船中都有了一点燃烧过的烟灰。无形的风帆扯起来了，低沉而悠远的螺号呜咽着，只待有一阵好风，这满载的船队便将驶向死亡之海。

“叮咚”一声，门铃响了。范少珍一惊，赶快把早已熄灭的烟头放到小纸船里，随手打开了吊座开关，看到扇叶“嗡嗡”着旋转起来，她才高声问道：“谁呀？”

“教导员。等你吃早饭了。”门外传来了营部通信员的喊声。

范少珍嘘了口气，应道：“知道了。就去。”

“那我走了。”通信员说。

“好。”范少珍说着把吊扇开关拧到更大一档，室内风声四起，烟雾在迅速消失。她把桌上的白纸船一古脑捧在一起，走进卫生间，把它们全部扔到便池里，一拉水箱，水流湍急着发出一阵轰响，转眼间，白纸船们载着范少珍抽出的烟灰消失得无影无踪。

范少珍在牙具架上取下一条口香糖，放在哪里仔细咀嚼着。口香精清香的薄荷味儿盈满了口腔，连呼吸道也变得分外通畅。范少珍又仔细地洗了手，她把右手放在眼前仔细看看，食指和中指都是那么洁白如玉，同其它手指毫无区别。她轻松地笑了一下。

这一整套吸完烟后必须完成的程序范少珍做得一丝不苟。

随着身后房门上的弹子锁“嗒”地一响，中校政治教导员范少珍出现在外面的世界里了。

### 三

那天晚上，范少珍教导员决定亲自去军区礼堂看看。

暮夏初秋，这座南国大都市的傍晚正是最迷人的时刻。夜生活刚刚开始，街上行人如潮。拥挤的车流中，红色的出租汽车亮着车顶上的白色标志灯显得很醒目。范少珍看到有些出租汽车上顶着一块“三九胃奉”的灯光广告，不由暗暗佩服这厂家真是无孔不入。摩托车轰鸣着在车流人海中仿佛进行着车技表演，在那些一闪而过的头盔下，不时有飘飘长发随风招扬。范少珍想起自己也是会开摩托车的，还是提倡军官一专多能的时候学会的。但她却从来没有戴过一只头盔，更没有留过那么长的头发。齐肩短发、运动头、刷子辫……几乎所有短发式她都梳过，可就是没有一次留过长发，哪怕是一条“马尾巴”呢。她心里不由泛起了一丝遗憾。

她走得不快不慢，步子里透出一股高傲和脱俗。她目不斜视，却也能感觉到他人目光中的那份惊慕。她知道在这个女性普遍相貌平常的城市里，自己算得上出类拔萃的，肤色洁白、身材修长、双眸含星，而且她的那身军装配上她那冷峻的气质，也使她有了一种冷美人的风韵。这使得她至今还没有在这座开放城市遇到过“小姐，交个朋友啦”之类的纠缠。

高层建筑上的霓虹灯闪着五彩缤纷的光。歌厅、舞厅、酒吧、咖啡屋正是兴旺的时刻，一阵阵乐声从幽谧的灯光里流溢出来，少男少女和不少男不少女们依傍着走进，那份温情脉脉的自信使范少珍不由一阵怦心动。在这座城市里快二十年了，所有这些场所范少珍还不曾有过一次经历，她始终固执地认为，那些地方是不能独自一人进去的。

范少珍第一次知道自己被一名异性深爱着是她十九岁那年的深秋。那时节法国梧桐树干斑驳，老皮剥落而新皮正露出浅浅的灰色。天空时时落下凋零的叶片。银杏树正伸展着一片金黄，灿烂地在秋风中哗哗作响。她在营区的公路上走着，脚步急促。在那个年龄，就是没事也会走得流水疾风。一名穿四个兜军上衣的年轻人在她面前站住了，她不由也停了下来，她看到他直视着她，又低下头去，问道：“找我？有事？”那个年轻人咳了一声，将一封信递给她，说：“你的信。”便掉头而去。她接过信，没忘了说一句：“谢谢。”她以为是这位好心人从收发室给她带来的呢。她撕开信封，刚看了几行字便感到脸上火烧一样。那是一封现在看来正常得不能再正常而在那时却足以使人脸红心跳的信。她紧张地向四周看看，营区公路上空无一人，落叶在秋风的驱赶下在路面上滚动。她把信塞进衣兜，几乎是小跑着回到宿舍。推开门，她看到两名没有上机的女兵在看书，她不自然地笑笑，说：“你们俩……去炊事班帮厨吧。”两个女兵二话没说去了。她关上门，迅速将那封信的落款看了一眼，“连军”两个字倔强地钻进了她的心里，她无比遗憾地发现自己刚才竟没有认真地看过那送信的人，她努力回忆着，只记得那人个子高高的，脸上好像没什么明显的特征，说的是普通话。连军，她反复默念着这个名字，恍然记起他似乎是另一个连队的一名技师。她摊开信纸，把那封信仔细看了又看，其间屋里屋外每一声微响都使她心惊肉跳，就连窗外法国梧桐树叶离开树枝时叶柄“啪”地一下折断的声音她也听得清清楚楚。她仔细地把那封信叠好放进衣兜，再次看着那个信封，上面只有“范少珍收”四个字，看来这个连军是早就准备当面交给她的，根本就没想通过邮筒邮局邮递员收发室通信员这一套复杂程序。这人够大胆的。她一边想着，手里来回折着信封。突然，她发

现，那个白色的信封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折成了一只小船，浅浅的船舱，尖翘的船头和船尾，漂亮的流线型的船身，这真是一只美丽的白纸船。她轻轻地把白纸船放在桌上，双手托腮，久久地注视着它。风儿从窗外吹来，小船便摇摇晃晃，似乎有湖河在荡漾着，小船触岸又离岸，只要那根拴着它的缆绳一旦解开，小船便会漂向水天茫茫的深处。她突然觉得，生活有时真像一只一帆风顺的小船。可不是么？她还没想到成为一名女兵的时候，草绿色的军装已经属于她了。她还没想到入党，便有人告诉她该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了。她还没想到提干，四个兜的干部服已经穿在了身上。如今，她还设想到爱情是什么，爱情却已经来轻叩她的心房了。她感到一阵惶惶然。白纸船拆开来，又折叠好，再拆开，再折好……一只只白纸船从她手里驶出，又一只只在她手中沉没。那一段时间，宿舍里安静得仿佛时间业已停滞，竟没有一个人来打搅她。晚点名的时候，她把那两名去帮厨的女兵狠狠地表扬了半个小时之久，两名女兵为此激动得满脸通红。两天以后，她都把这事忘了，那两名女兵却找到她，一个说：“分队长你真好。”一个说：“我今后要好好干。”

范少珍走到军区礼堂前，看到人们正纷纷向里面涌，她知道来得正是时候。她溜了一眼广告，好像放一部什么“风流”什么“女”的片子。她顾不上细看，便认真地注意起进场的人来。来看电影的大部分是机关干部家属小孩，范少珍不时同一些看上去面熟却又想不起名字的机关干部点头打招呼。她知道军区机关里认识她的人不少。早两年，“范少珍”可是个在全军区都叫得响的名字。三八红旗手，人大代表，这委员那成员，只要名额里需要一个女军人，那十有八九就是她范少珍的。三八节、八一节、国庆节、元旦春节……只要报社需要一篇女军人的文章，那么记者们便会熟门熟路地找上门来。那些年，范少



珍活得真风光可也真艰难。一出门，她就得挺直腰板神色庄重，准备着随时有人指着她说：“这不是范少珍么？”这使她时刻牢记着最起码在街上千万不能吃冰棍，想想看若是刚咬了一口就听到旁边有人说：“咦？怎么范少珍还吃冰棍？”那冰棍还能是甜的么？

“小范，怎么站在这儿？”

范少珍闻声扭头，看到一位同样看上去挺面熟但又叫不上名字的男军官正看着她。她飞快地回忆着，好像是哪个部的一个处长，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更多的了。她只好点着头说：“你也来看电影了？”

“怎么？没票？”那处长说着递过票来。

“不，不。”范少珍急急地摆着手，“不是的……”

“噢，”处长恍然大悟，“是等人啊？”说着现出一脸神秘的微笑。

“对。是等人……”范少珍又觉得这回答不妥，急忙说，“不，不是等人……”

处长急忙地说：“那好，我先进去了。”

“谢谢。再见。”范少珍如释重负。

范少珍觉得有几分沮丧。等人就是等人，不等人就是不等人，多明了的事，可放在她身上，就有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等人？那种意义上的等人范少珍还没有过一次。那该是一种什么滋味呢？若是那次按照连军信里写的，星期日上午九点到南湖公园大门口见面，那么她可能就会体会到了，但那次她没有去。那时她还不可能意识到，即使是对时间的长河来说，那个星期天上午九点也仅仅只能出现一次，逝去了便永不复返。那封信使她那两天心里边七上八下，掉了魂似地没着没落。连长问她怎么了？她光摇头一句话也不说。富有管理女兵经验的男